

宋文宪公全集

第二函
第十一册

宋文憲公全集卷五十

後學四明孫鏘校刊

碣銘

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

序有

張之爲著姓尙矣。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。揮爲弓正。觀弧星始制弓矢。因姓張氏。歷代以來。勲賢軒冕。未嘗乏人。其居饒之德興吳闡里者。諱鵬。仕唐爲節度使。至五季時。子孫猶授節鉞。宋天聖中。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。暨還饒。見旁縣安仁有山名茗嶺。林樾蒼潤。靈氣迴合。因移居其下。五世孫一清。中特科進士第一。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。推究經傳。反覆詰難。必得旨綮乃已。自時厥後。族日以繁。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。擢上第者凡十。預薦送者二十又七。薦紳以爲榮。一清若干傳。至宣義郎某。宣義

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
英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於家
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
王及戰敗家遂爲墟英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
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
輿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
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
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
是游從者日眾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
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
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
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

法府君寤寐不忘。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。置
至正壬辰，蘄黃妖寇相挺爲亂，破饒州。已而安仁繼陷，殺戮
到雞犬。府君攜家避去臨川。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
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營壘相望。府君遣張
世英請檄起兵，遂同弟瑒閒道歸安仁。聞外孫陳政養甲士
三百以自衛。府君召政與計事，命伏兵於戶內。椎牛醢酒，誘
僞帥二十四人醉飲於庭，縛送於官，斬之。復諭其部曲曰：爾
帥已成擒，卽宜改圖，稍緩成菹醢矣。眾翕然歸，乃研墨汁署
其衣曰興安義兵。二日之間，得健兒四千。金溪白砂盜周謙
入境抄掠。府君命瑒將健兒往逐，斬首數百，尋殲之。白砂盜
平。丞相出兵平饒，號一十萬至貴溪。瑒以兵迎，一鼓而安仁
復。瑒受命攝縣事，僞將軍彭浩擁七萬眾逼丞相於團湖。丞

相兵欲退。瑑部騎卒執麾前驅。丞相遽下令出戰。浩大敗。斬首三萬級。積屍如山。瑑導丞相前進。復饒州。軍士乏食。且重以疫癘。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。時寇盜充斥。南通閩北。適燕。唯安仁爲便。使者乘傳而來。絡繹不絕。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。江西劇盜黃廉舉猖獗不可制。左丞火你赤公檄瑑共平之。府君授瑑計。焚其窟穴。賊遁去。別據巖險。爲拒守。設伏於道。瑑乘勝深入。賊突起而蹴之。瑑力鬪而歿。府君失聲哭曰。折吾右臂矣。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。下命介子以奉爾祀。庶幾盡吾心。爾遂急攻廉舉。廉舉懼。別降江西行中書。未幾復叛。府君與王伯美夾攻。大敗之。殺其兄廉靖。廉舉夜走菰溪。吳友文械送府君。獻諸幕府。屍於市。且求殺瑑者五人烹之。而以中子爲瑑後。里歲儉。人多相食。府君

移粟以賑。仍禁山谷氓勿出鈔道。商賈懋遷如承平時。四方
辟地者三百餘家。皆依府君以爲安。五年之間。號爲小康。辛
丑歲八月。天兵取九江。九江與盱江連。府君知天命有所屬。
往贊其守。臣王公溥以全城內附。皇上召府君至南京。擢知
徽州黟縣事。黟在萬山中。自近代來。高陵鉅壑皆有賊。民不
堪命。會部使者至。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。使者以其事聞下
營田司核實。惟田輸糧。餘皆置不問。黟民得以少舒。秩滿。改
知漳州漳浦縣。及行。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。漳浦接連溪洞。
民善亂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。府及入職方。詔徵屯田
軍赴京。萬戶吳世榮遂叛。府君集民兵攻世榮。戮之。具上奏。
中朝免其徵。海寇林仲明。鄭惟明。鄭君長。恃能出入海濤。先
後爲背叛。漳州衛兵雖嘗翦除。而渠魁逸。不可捕。府君悉用

謀致之。磔裂以徇。民畏威不復敢爲亂。俗尙妖術。呪物食人。久則成形於腹中。物動人輒死。云役其魂爲奴。府君廉知之。毀其淫祠數十區。其害遂熄。邑多良田。其隄防爲潮水所齧。鞠爲草萊之區。府君修築之。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。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眾。恆持官府短長。府君徙其家遠方。事始帖帖。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。無善教以牖其良心。爾乃爲修學聘師。集子弟而訓飭之。三年之間。政教大洽。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。及以贓墨賁。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爲贓。刑曹逮府君。坐以不宜與事已釋。將趣裝南還。忽遘心疾。恆怛怛若絃。目不暇瞑。遂卒。實主於江寧樂氏。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。年五十九。同門友夏君通爲稱貸。襲斂以某月日權厝於聚寶山。府君娶臨川王氏。出荊國文公。

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尙德次九德
卽爲瑑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
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割股和藥以
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然操履剛介
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
販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左史時見
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鶻鳳翥之
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不相聞者
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
衰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尙德也驚而問曰府君死且殯已
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强者亦復
棄去人間世則夫沈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何如也因

爲泣下數行。旣而尙德將奉柩歸故鄉。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。持夏君所狀羣行請爲文勒墓上。濂府君之友也。不爲之銘。孰宜爲之銘。銘曰。

維其文五色。綢繆揚葩而吐芬。維其武扼彼妖旅。退縮莫子侮。維才孔臧。曷施弗良。維邑之試。變劇如易。維澤之滂然。維民之龐然。維聲之鏘然。維神之難言。胡不永其延。吁嗟乎賢。吁嗟乎賢。

鑾坡後集

故龍南一峯先生鍾府君墓碣銘

有序

府君諱柔。字元剛。姓鍾氏。其系出於魏侍中繇。繇之十代孫紹京。字可太。事親孝。自爲童時。凡得瓜果。必先進。最工書。人號爲小鍾。蓋以繇爲大鍾也。嘗直鳳閣。後從唐玄宗平內難。拜中書侍郎。始居贛。其諸孫曰某。游宦龍南。復爲龍南人。傳

至諱。伯字少游者。擢元豐五年進士第。歷二廣轉運使。以功
烈聞。性尤至孝。父歿。哀慟擗踊。聲不絕於口。羣烏助之哀鳴。
人爲建感烏堂。府君則其裔孫也。曾祖淳。祖德賢。皆抱道潛
耀。以自樂。父克俊。在宋之季。補國學上舍生。聞三宮北遷。糾
集義旅。爲勤王之舉。勢旣不可爲。乃登輶之馬。祖巖遙望中
原。白雲渺瀰。而翠華不可復見。悲歌激烈。聞者涕下。已而痛
憤益深。誓不食元之粟。賦詩一章。有自許有身埋漢土。終憐
無淚哭秦庭之句。遂赴龍頭江而死。其忠義之志。益皦然云。
府君生甫一歲。宋初改物。兵燹猶未息。祖母吳氏。與其母劉
夫人。挾之走南雄。艱難險阻。莫不備歷。府君幸旣長。俾歸從
鄉先達。雷州推官劉公震游。夫人日自程督之。府君性旣穎
拔。復知以紹述爲事。昧爽卽興。挾冊映簷光而讀。至夜漏下。

三十刻亦弗休。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。握筆爲決科之
交。頃刻千餘言。長風驅濤。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。夫人喜曰。
吾有子如是。吾夫子爲不亡矣。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
事。府君輒長號弗輟。幾欲無生。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。府
君竭誠於葬祭之禮。觀者咸曰。鍾氏世有孝子。感烏堂之作。
不得專美於前矣。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
子而卒。興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。復以女妻之。遂同之
官。凡馬君之善政。所以鋤姦扶懦。滌冤疏滯者。皆府君有以
發之。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使者。聞府君學行之懿。交薦之。
署爲雷州路學正。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。力辭而歸。下簾
講授。從者數百人。咸共推尊之。號曰一峯先生云。府君儀觀
偉然。終日正襟危坐。人莫能窺其際。晚益刊落英華。窮極根

抵所居僅蔽風雨。所入僅足饘粥。而處之怡然。至於赴人之急。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。君子尤稱之。府君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。歿於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。得壽僅五十有五。瀕卒無他言。唯屬子力學厲行。毋墜家聲而已。所著書有諸經纂說。易書詩衍義。弊帚集若干卷。藏於家。府君凡三娶。初凌氏。生一子。卽恕。字以行。至正癸巳鄉貢進士。署濂溪書院山長。不赴。次馬氏。無子。次凌氏。生二女。一早世。一適凌德祥。孫男三人。曰肅。曰緝。曰熙。女一人。適某。曾孫女二人。尙幼。府君之卒也。葬於龍山之南。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。再遷於仙女湖之西。與凌氏合葬焉。實縣南之五里也。惟府君生於忠孝之門。耳濡目染。已能力乎其大者。及求諸六經。驗諸躬行。所見益真切。所獲益粹凝。雖不見用於時。而弟子從

之者。皆知所謂孝悌忠信。其有功名教甚多。是亦爲政也。中州君子恆言虔南爲遐荒之地。賢才鮮少。有若府君者。其裔胄之悠久。家學之盛著。文行之隆蔚。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。往往如是。是重可嘆也。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。大書以銘府君之墓。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。虔南之士。讀余文者。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。銘曰。

嫩人之班班乎。而忠信以爲冠乎。而佩純知而輦華文乎。而光彩之如瑞乎。而長才詘而弗信乎。而隲政令而屏奸乎。而柔之立而強之利乎。而皋比設而師道尊乎。而反澆涼而爲龐惇乎。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。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乎。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。而勒銘墓門乎。而庶昭昭其永聞乎。而。

同社人

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

皇上卽位之五年。朝廷清明。百揆時敘。乃開文華堂禁中。妙
柬英才。詔詞林羣公分教之。車駕幸臨。閱其所業文。親定優
劣。上德至渥也。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。以尙書領首薦。會試
南宮。未幾除國史編修。仍俾肄業於堂。余見唯有雋才。特請
於上。錄爲弟子員。唯執經日久。忽歔歔流涕。言曰。唯父抱奇
節。不幸沒於盜手。今體魄入土。而墓石無文。一念及茲。將欲
無生。惟先生矜而畀之。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。君
諱遠。字光遠。姓張氏。吉安永豐人。氣岸豁達。不徇於小物。當
元之季。大盜起沔陽。蔓延江右。陷吉安。旣而州兵搗走之。盜
所過井落。民皆相挺爲變。殺掠巨室。慘酷不忍聞。君怒髮上
指。日夜建奇策。翦寇。其友羅惟遠者。尙氣節。遣人夜致之列

酒炙於庭。脫冠酣飲。夜將半。屏左右跪而告曰。吾州素號文物之邦。一旦盜蹂踐將無遺。義不與賊俱生。然非公不足濟吾事。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。公宜往請師。吾陰立部署。以俟斫賊無難者。羅抵掌於几曰。子誠奇男子。吾縱無他能。敢不從命。議既定。君冢子庸猶未知。君乃叩寢門。令出拜。復語之故。庸曰。羅先生若迎官兵至。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。不留一人。羅舉觴賀君曰。大兄有如此豪傑。兒事不患不成也。未發。寇謀知之。帥眾執羅去。裸而鞭之。且問曰。誰與汝造謀。羅罵曰。死狗奴。吾憤汝不道。自欲殺汝。何暇與人謀哉。賊怒。愈鞭之。仍授紙筆。使寫首謀者名。羅瞋目視之。大書一死字。賊反接羅於樹。剖其腹作小竅。日增加之。羅嚼齒大詈。三日而後氣絕。將絕。罵聲猶含糊在口。君幸得脫走吉水。及寇勢。

稍戢君還故里。寇有知君遣羅事者。繫之至營。賊競來指曰。是嘗欲殺吾屬者。君顏色自若。從容語賊曰。我纓綬之家。決不畏死喪節。殺卽殺。何以多言爲。遂遇害。賊黨忿猶未平。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。執不可。慨然嘆曰。彼固忠義人也。寧可使其不血食耶。爲具棺斂。使歸葬里之桐塘。聞者莫不賈涕。君博通經史。篤風義。事親以孝。聞豪右以科繇困之。君奉親避去旁郡。不遠百里。負米以爲養。暨歿。號慟幾絕者數四。然疾惡如仇。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。勢橫甚。君面斥其非。直於州縣。閭師恚。欲夜擊死君。聞州里萬口交譽。不忍發而止。賓客至門。傾有無相接。劇談古今事變。二千年間。如玉貫珠。聯客爲之傾聽。忘日之夕。且曲盡物情。三尺童子上謁。亦以禮受。未嘗少忤。性不嗜貨殖。或勸爲孫子計。君笑曰。能守先業。

亦足矣。何以多爲？君子稱焉。壽五十四。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。其日不可復知。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。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。君配劉氏。輕財重義。有顛連者。解衣推食。無吝。亂離後。家單。每鬻釵鈿。助夫賓客費。後君五年卒。子三。長卽庸。次卽賢。有膂力。能馳馬奮槊千人中。後十一年亦卒。季乃唯新。擢今官。女三。俱適士族。孫三。憲。文昌。女二。在室。曾孫一。祺。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。九齡元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。始來江西。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弘淵。復遷永豐之杏園。代多顯官。至君曾大父元升。大父瑞伯。父亨。雖曰不仕。咸能世儒業云。嗚呼。士氣弗振久矣。當楚氛膠葛之時。爲二千石者。曾不一舉手障之。寇至。輒俯首遜去。日行百里。惟恐不疾。誠女婦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。藐然一布衣。無社稷人民。